



桃色

◎吴有涛

旧书摊上

◎刘卫锋

通城的旧书摊,这些年已经从文庙转移到人民路和濠东路路口西北了,草丛里一块大石头上刻着“旧书驿站”。虽说是旧书驿站,除了卖旧书的,那些卖旧货的,卖古董小件的也来扎堆了,每到晴朗的周末,这里就热闹起来了。

卖旧书的,算起来也就十家左右,其中半数干这行有一二十年了。不论入行时间长短,多多少少都有些故事。俗话说同行是冤家,他们既是竞争对手,也会互相拿货,甚至互相取暖,相互取乐。

黄毛,咋咋呼呼的,每次运着书到了固定的场地,必定是松开袋口,拎起袋底,“哗啦——”一股脑倒在地上,绝不像其他摊主那样一本本取出、一本本排好。因此,有次我见他不在,跟熟识的摊主打听,那人一听我的描述,脱口而出:“你说的是破烂王吧,今天没来。具体叫什么,我还真不知道!”瞧,就是这样一个人,头发像草,一只眼睛有点斜,经常敞着一件灰西服外套的人。他的摊子上,除了旧书、旧杂志外,还经常有各种书画,烛台、木窗棂等等老物件。书画,或是练字的习作,或是某个机构流出的参赛作品,或是裱好的卷轴,或是破破烂烂仅剩画心……因此,他的摊位较之专售旧书的摊子显得热闹,他的重心也放在那堆老物

件上,旧书反倒不算什么了。

上周早晨,一个斜背黑皮包的中年男子,从他手里取过一张有些残破的画心,跟他商量先拿给附近的裱画店师傅看看,如果能揭裱就再付钱,黄毛不大乐意:“要就要,二百!不给拿走!”他似乎隐隐觉得这画有些年代了,但又不能确定其真正的价值。于是,摊子上一阵喧哗。不过终究还是拿走了,但很快他又迫到了自己手上。不管别人怎么讲价,他一口回绝:“不卖了!不卖了!”原来,他已经通过微信拍给远方的客户,对方直接转过来四百元,说就是品相差了点。这画上画着菖蒲石块,落款“铁仙”,盖一方“邓”的圆章。黄毛自然不识这些。但是从一张两百,到一张四百,他绝不会错算的。摊主间闲谈,有时夹荤带素,说他艳福不浅,老婆貌美,还给他生了老二。有时,他老婆就带着快上小学的小儿子,和他一起守着摊,有时为着某件事,老婆眉眼一闪,大大咧咧的黄毛登时呆住,很少冒泡。

另一摊主“臭脾气”,也是我熟悉的摊主那里打听来的。其人个子不高,年龄在五十左右,一颗龅牙,面色黝黑,白发初生。摊位所占地盘不小,东西各一,留出走道。旧书、旧杂志,邮册、书信,工厂档案、票据,相册、红宝书……也

是多种经营。常有一年龄相仿的妇人和他靠在一起,我们皆以为是他老婆,实则不然。某天午后,摊主们几人聚在一起,席地而坐“炸金花”,来来去去,出入竟也不少。不知是因为赢了还是输了,他似乎欲抽身而出,便撺掇另一个在躺椅上午休的摊主来打牌,那人回答也干脆:“我只会嫖不会赌!”众人会意,哈哈大笑,他则不吱一声。一日,我见另一妇人走近其旁,数出四百元,说“上次拿你的货出手了,把钱给你!”他收了钱,嗫嚅道:“还有几样东西还没给钱呢!”“……”不知妇人在他耳边说了什么,然后走了,他点着头也就不再言语。

其人做生意,最为好玩。“看看啊,有没有喜欢的啊?”但是你真的看上某件,他便又碎碎念:“这个是好东西啊,你不肯花大价钱的啊!”你如果让他出价,他必然问“你出多少钱?”你若出了价,他必然“这个价不能卖,不能卖,太低了,上次谁谁谁出了多少我还没卖呢!”因此也就知道了其浑名“臭脾气”之由来。有同行评价他是撞上一票是一票,月入万金不在话下。

见顾客真的走了,他却又叫着:“喂——你再加一点嘛!就拿走了。我今天打牌赢了钱,可以便宜一点给你的嘛!”

旧书摊上故事多,每周都有新的剧目在上演。

玉兰一瓣

怀念我的舅舅

◎王伟

在我童年的记忆中,舅舅那背着工具包的身影总是模糊而亲切。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,默默地做着一些别人眼中的小事情。谁家的灯坏了、自来水管漏水了,一声:“海滨,帮个忙!”“一句话。”随后他的身影,就出现在维修现场。虽然他不那么耀眼,但永远是左邻右舍眼中的雷锋。

我记得他的笑容,那是春

天的阳光,温暖亲切。我记得他慈祥的眼神,带着无比的包容和慈爱。我记得他手中的螺丝刀和老虎钳,总是擦得一尘不染摆放在工具包里井然有序,仿佛那是他最好的伙伴。

他是一个善良的人,对待每一个人都充满了关爱和包容。然而,命运如此残酷,舅舅在与病魔搏斗了三年后,于去年冬天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又一年清明,以一首《忆舅舅》寄托我的哀思:寒风吹过送别路,几度游丝紫旧梦。慈颜已去成追忆,独立凛冽冬日风。犹记当年膝下暖,慈爱言传笑语间。巧手助人暖人心,至今讲起意难尽。远行已隔阴和阳,声声叹息思绵绵。寄语月中青鸟使,传我哀思到天边。离别时刻倍思亲,愿您天堂无病苦。花开不再有佳期,怀念绵绵绕心间。

心窗一片

第一次演出

◎陆遥

芬芳一叶

镇上要开新春联欢会,领导要求每个条线都要拿出自己的节目,上台表演。分管我们文卫线的朱镇拍板敲定了节目,是海门山歌《海门腌齏汤》。这个节目并不难,因为我们条线都是一群青春亮丽,且都受过高等教育的娘子军。作为文化站长的我,人选得到了落实,也算松了一口气。可偏偏节外生枝,颇有艺术细胞的朱镇却别出心裁,在腌齏汤这个节目中,设计了一个亮点,要一个上台挑腌齏担的老农做串角,以增加演出气氛。朱镇的话一出口,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瞄准了我。因为,我是文卫线上唯一一个老男丁。

“不不不,这不行,我从未上台演过戏,演砸了怎么办,别因我而拖了节目的后腿……”我急得语无伦次。仗着自己是个老同志,我罗列了很多理由,并一个劲推辞。之后几次负责节目的小陈通知我排练,我都以单位忙而推托。

几天后,我接到朱镇电话,让我下午去她办公室商量事情。我以为有工作上的事要谈,便按时赶到。正在忙碌的她放下手中的活,带着我来到楼下的文卫办公室。只见她向小陈使了个眼色,小陈立马拿出一套唐装,让我试试。不明就里的我,还真伸出了胳膊。“哟,挺合适的,这个角色非你莫属。”朱镇笑着说。“原来,是你们设计好,让我入套的。”朱镇笑而不答。鸭子被逼上架,再也无辙的我只得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个角色。从未上过台演出的我,真是应了那句话“大姑娘上轿第一回”。

随着联欢会时间的逼近,各个条线的演出人员都在积极排练,争取好成绩。同样,我们这个节目的女同事也在精心备战。她们班前班后,反复练习。伴着节奏,步履轻盈的她们似仙女下凡,激情四射,每个动作都充满生机和活力。她们舞姿翩翩,仿佛蝴蝶在花丛中轻盈飞舞,每一个动作都带着优美弧度,一曲到尾,把洗腌齏、晒腌齏、卖腌齏等演绎得淋漓尽致。

而轮到我上场,却不得要领,手足笨拙,急得直想撂挑子。负责辅导的许老师则不厌其烦,一招一式教我,我稍有进步,她便给予表扬,这让我多少有了点信心。心里不再有抵触的我,在工作之余,揣摩自己的角色。为了将角色演得逼真,我从家里找出了一根小扁担,从邻居家借来两只小竹篮,又用两根大红彩绸,分别系在扁担和竹篮上,进行练习。

演出日子到了,坐在台下的我看着一个个演员落落大方、信心满怀;一个个节目精彩纷呈、高潮迭起,不免有些紧张,一时竟想不起自己上台要做的动作。但一想到重在参与,不求名次,以及朱镇和许老师让我救场的方法为自由发挥时,我感到释然了,心理负担也放下了。胡思乱想间,轮到我们上台了。按照出场次序,挑着齏担的我在幕布后候场。

当《海门腌齏汤》激昂甜美的乐曲响起时,当一群身穿绿裙的腌齏姑娘,举着小竹篮婀娜多姿地走向舞台时,当宛若仙女下凡的她们翩然起舞,化作美的使者时,台下观众的激情瞬间被点燃。他们有的一个劲挥动着荧光棒,有的则不停拍手叫好。被感染的我深深吸了一口气,挑着担子悠哉地走向舞台,台下的掌声再次响起。无意间,我瞥见坐在第一排的书记和镇长向我有力地挥动手臂,给我鼓励。像打了鸡血的我彻底放松开来。我合着音乐节拍,挑着盛着腌齏的担子,摆动手臂,眼神自然,仿佛将自己置身于田野之中。穿梭在舞台中的我,和舞伴们配合默契,将演出推向高潮。一曲终了,我又临场发挥,全然忘记了自己的老胳膊老腿,边喊着“海门腌齏汤,吃了真健康!海门腌齏汤,一起奔小康”,边将竹篮里装的腌齏包扔向观众。顿时,台上台下,同频共振,融为一体,欢笑声、掌声经久不息。